多棱镜下看沈鹏

本报记者 续鸿明

2月26日,北京小雪。沈鹏先生一早出门时,看见地面上被薄薄的、皑皑的白雪覆盖着,便自问自思:这不是人工降雪吧?真的雪和假的雪有什么不同?人们看见下雪为什么都那么高兴?……

这天,“原创·艺术·诗意·人本——沈鹏书法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报告厅开了一整天,临近结尾时,沈鹏先生用他特有的慢悠悠的语调谈起清晨的降雪,还谈到了要纯洁语言、要反思自己,他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聪明”,还随口举了一首新写的打油诗,其中两句是:“随它子弹满天飞,给力也不算新奇。”

中央领导在对此次研讨会的批示中说:沈鹏同志是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达到新的境界。沈鹏同志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由诗意悟书魂,诗书结合,交相辉映,不少人喜欢他的书法,也爱读他的诗词,尤其是那些诗美与书美相得益彰的佳作。相信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对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

国内40余位著名学者、书画理论家、书法家围绕着“原创与艺术”“艺术与人本”“艺术与诗意”三个主题,并结合沈鹏先生的书法人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沈鹏在研讨会上说,在一般情况下我算不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究竟如何,有待时间检验。这次研讨会,我想,与其说对我某些成绩或观点的肯定,不如说借此机会对书法理论问题做些研究探讨,研讨会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草书大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说,沈鹏书法艺术享誉国内外,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可是他对别人称他为“大师”感到不安。“这一方面是他谦虚,另一方面是他深谙艺术史,知道艺海深浅,有自知自明。他懂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道理,还懂得盈与亏、满与阙的辩证关系。所以他今天仍手不释卷地读书,谦和地和朋友、青年人讨论问题,勤奋地探索自己书法艺术的自由境界。他仍在前进的过程之中。”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画家程大利认为,沈鹏先生的书法,具备冲淡祥和的结体、绵里藏针的线条、开合随意的章法、文质彬彬的书格,代表着当代草书艺术的高度,能续传统大家文脉。

河北大学教授刘宗超说,重视意趣、注重个性化的表现,追求情感的抒发和释放,是沈鹏先生书法创作的个性特色。他以长锋羊毫作书,使线条以中锋为主而又有敏锐的笔触感,并增加了一些不可预料的造型、笔墨的随机变化,具有现代审美情趣。其风格奇崛烂漫、恣肆流宕、逸气充盈。其作品摆脱了惯性书写,体现出艺术创作应具有的“作品感”和创作意识,一件一奇,绝不重复自己。

《中国书法》杂志编辑吕书庆认为,能否潜心向学、勇于思变是一个书法家艺术进退的关键,沈鹏是70岁后仍然耕耘不辍、勇猛精进的著名书家之一。他的草书,既有碑的雄强古拙、野逸天趣,又有帖的流宕秀巧、儒雅风流,具有博大、老到、浑朴、高逸的“老境”之美。

诗人本色

沈鹏在研讨会上说:多年以来,我一边写毛笔字,一边手拿钢笔。创作书法作品,也写些诗词文章。大脑不同的区域里,交替着兴奋与抑制,得到调剂,适当分解疲劳,感到生活还算充实。

中国书协主席张海说,“五色令人目眩昏,我从诗意悟书魂。真情所寄斯为美,疑是穷途又一村。”这是沈鹏先生用诗歌对自己书法所做的最为精粹的解读,他不但是一个书法家,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著名的诗人,他的书法同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了浓郁的诗情与画意,是从诗的高度把书法进行了提升,诗意是他书法的精魂。真情萦荡,诗意澎湃,情之所至,意妙神闲。书法与诗歌,是沈鹏先生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书协展览部主任吴震启用“品格纯、学养深、诗词真、书法新”12个字概括沈鹏给他的印象,认为沈鹏具有传统文人的气度,是一位有境界、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刘宗超认为,沈鹏先生的古体诗越作越精彩,不断涵养了其心胸的雅气。读先生的书作如同欣赏他的诗作,意境开阔,而又深具细腻精到之处,烂漫恣肆、情趣盎然。其草书颇多灵动之态,更多来自个性气质的敏感、内秀及诗人修养。

吕书庆说,沈鹏先生既是书法艺术家,又是学者,更是诗人。他晚年展览的作品几乎全是自书诗词,得到了专家和大众的喜爱和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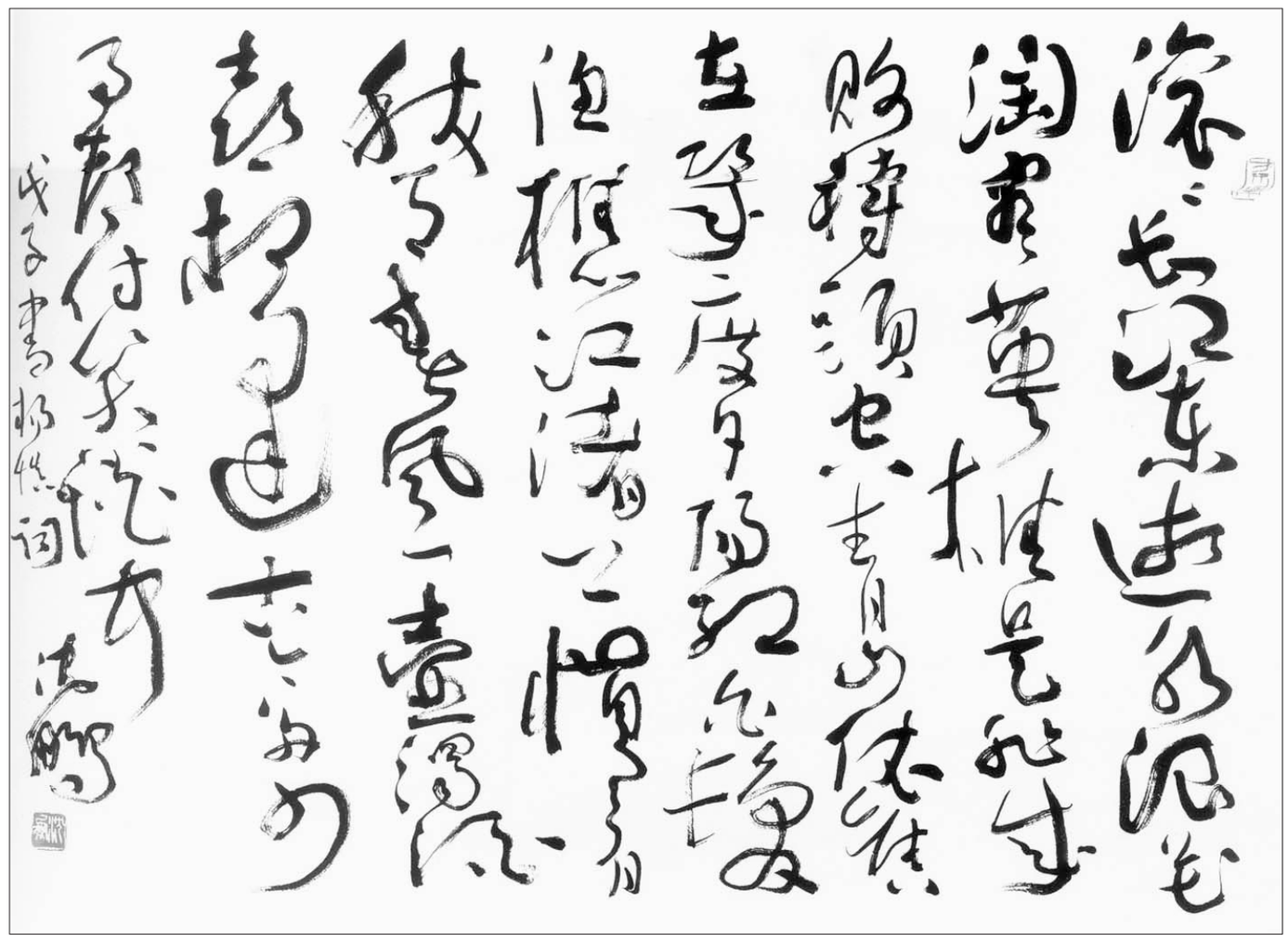
蔼然长者

作为出版社同事和后学,程大利曾长时间、近距离和沈鹏先生相处。他说,沈鹏先生待人宽容大度,有亲疏而无敌人,广受尊敬。他既散淡低调,又有担当意识,随时把自己的文化理想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中,在自己岗位上致力于书画艺术学科建设和发展,体现了编辑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良知。

浙江大学艺术学系主任陈振濂回忆了他和沈鹏先生的学术交往,他的两部书稿在出版时曾得到沈鹏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沈鹏先生有极好的西方美学积累,又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任业务领导,他的眼界、他的胸襟、他的判断,自然是一般的理论家、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陈振濂说,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往往是矛盾的,很难兼融,但沈鹏先生以他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多元积累,兼擅双美,从而造就出一种在创作上激情四溢、理论上严谨扎实的“双重能力”。沈鹏先生以其卓绝的艺术、学术成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俊杰指出,沈鹏先生的言论常常具有批判精神,他以书法实践者和理论家的敏锐直觉,对他崇敬的熊秉明先生所说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句名言表示怀疑,认为这是由于对书法的偏爱,“把书法在文化中的位置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沈鹏先生的睿智,应当像警钟一样能够使当代书坛在学术问题上清醒一些。

“我就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写过长文,在撰写过程中问沈鹏先生可不可以在文中说些批评的话,沈老干脆地说可以批评,这篇文章发表前又经沈老看过,批评的地方一字未改。批评就要说实话,这次经历让我感触很深,也很受感动。”周俊杰说。



沈鹏书杨慎《临江仙》词

艺术书架

设计:向世界发问的入口

樗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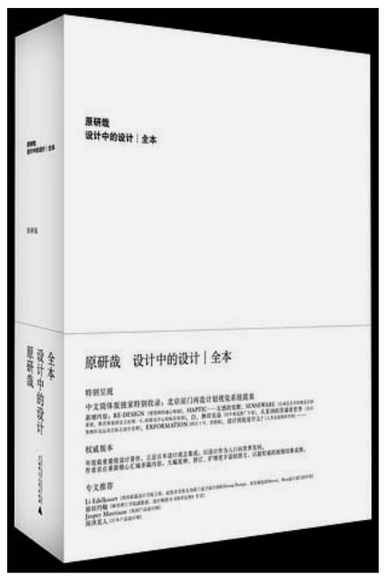
设计到底是什么?作为一名从业20余年并且具有世界影响的设计师,原研哉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走了那么长的路,做了那么多的探索。

原研哉是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他一直致力于对设计本质的探寻,实践着根植于本土文化的设计实验,展现了一名优秀设计师的深邃思考和人文关怀。

原研哉认为,设计就是通过做东西的过程对人类的生活与存在的意义进行阐释的行为。在书中,他写道:“在市场上,那些标志着设计师个人才华与工艺质量的好产品赢得了超卓的声誉,被当做一种特殊价值保留下来。那就是,我们所谓‘品牌’的力量得到了社会认同。北欧、法国、英国、荷兰等地的优秀品牌有着不胜枚举的故事……日本、美国、欧洲,外形与形式设计依照其诞生环境、血统,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时受到哪些影响等在各自社会有所不同。而且,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力量加强了控制,经济是设计发展背后的主导力量。面对越来越高的期待,设计作为一种提供质量、创新与定位的服务,开始响应对它的这些要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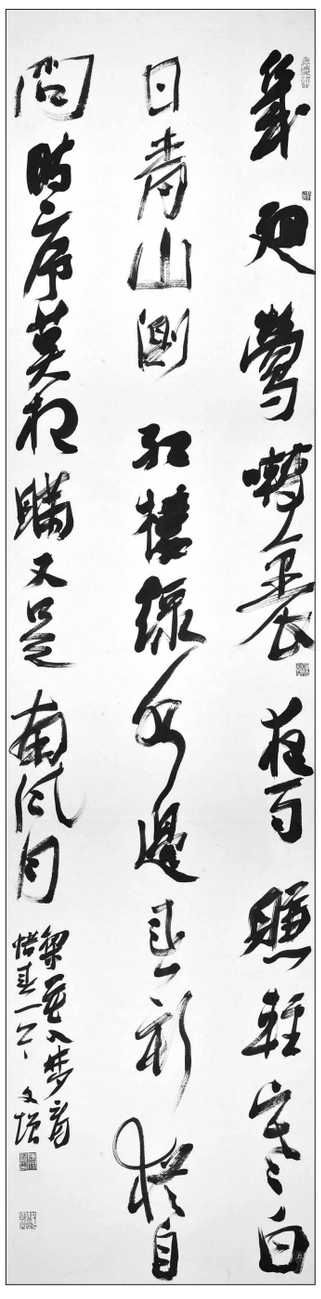
作为日本中生代设计师的中坚,原研哉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当代日本设计的精髓。他以一双无视外部世界飞速发展变化的眼睛面对“日常生活”,以谦虚但同时尖锐的目光寻找设计被需要的所在,并将自己精确地安置在他的意图能够被赋予生命的地方。

当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越来越陷入自身窠臼之时,原研哉敏锐地感知到了设计的征候和迹象,并且自觉自主地挑战其中的未知领域。对原研哉来说,设计是他向世界发问的一个入口。他的设计作品显现出来不落陈规的清新,在这样的态度下,他拓展了设计的视野和范畴,在他所经历之处,崭新的地平线不断被发现和拓展。



《设计中的设计》收录了此前未曾发表的内容,其中包括原研哉一些宝贵的设计概念及由其所衍生的一系列设计实践:HAPTIC、EX-FORMATION等,更为简体版特别收录了一章“前门——中国之特别项目”。此书的英文版由于内容的丰赡及设计的匠心,受到国内外众多设计从业人员的追捧,所以此次的全本在仍然注重创新性与品质感的同时,兼顾可读性与收藏性。

(《设计中的设计》,[日]原研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陈文增书法作品

陈文增自作诗词书法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游目骋怀·陈文增自作诗词书法展”3月3日至1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共展出陈文增创作的百余幅书法作品,其内容均为自作诗词。

现为中国陶协定窑研究院院长的陈文增,是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其书法以柳体为基础,用笔劲健,笔力沉雄,书风刚英朗练,奇逸超脱。此次展览的作品有条幅、斗方、对联、圆光、扇面等多样形式,书体有行草、草书、楷体等。此外,陈文增的4件定瓷作品也将一同亮相,瓷、诗、书三联合璧,可谓锦上添花。

杨士林:回归艺术的寂寞之道

本报记者 朱永安

提到“北京方庄芳城园”,便让人想到一年前去世的吴冠中先生生前曾在这里的老式居民楼中“蜗居”多年,老艺术家的固执操守无形中为这个普通居民区增添了些许文化意味。3月1日,记者来到这里,采访同样“隐居”于此的一位艺术“杂家”——杨士林。

说杨士林“隐居”,是因为他坚持艺术创作却主动选择远离艺术名利场,甚至整个艺术圈,以致即便“圈内人”也很少有人了解他;说他是“杂家”,是因为他早年从过政,参与过古墓发掘工作,多年研究甲骨文,写过名人传记,坚持练习书法、教授学生几十年,出版书法理论文集,如今又时常参与古陶瓷等文物的鉴定工作……

然而,杨士林说,他是个“写字儿的”。

弃政从文,“发现”郑板桥

杨士林1947年出生于安徽农村,是当年家中唯一一位靠读书走出来的孩子。从最底层起步的杨士林历经多种工作岗位的历练,中年时在安徽阜阳地方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最初从村里的教书先生那里接触书法,逐渐靠临帖学习,杨士林与书法似乎有着不解的情缘。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喜爱艺术创作的他却选择了弃政从文,开始了以艺术为主线的生活道路。

杨士林说,当时觉得从政的环境、生活方式与自己的性格、内心需求有矛盾,便决定选择另一条路来充实自己的人生,“既然做了选择,就应该有决心坚持,人的一生总要走通一条路才好。”

“转身”后的杨士林“发现”了郑板桥。他说,弃官后扬州卖画的郑板桥让自己很有认同感,于是开始热心起对郑板桥的研究。他走访了郑板桥的故里和旧游之地,搜集了不少资料,先后于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板桥传》和《郑板桥评传》两本著作。杨士林说,回想起来当时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十分畅快。

此后,杨士林又开始搜集徐渭的历史资料,研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他说这些“业余”工作让他更多地了解了历史,古代先贤的标杆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对书法艺术的研习。

艺术的坐标是永恒的

杨士林热爱书法,在蚌埠书画院工作后又逐渐开始教授学生,至今已带了20多名书法学生。杨士林说,自己教学生不收学费,这样就可以与学生坦诚相见,在热爱书法的共同基础上平等互动。那些年,每到周末,在蚌埠书画院狭窄的房间里总能聚集起一批蚌埠乃至周边县城的书法爱好者。杨士林认为,教书法绝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法上,他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探讨,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他提出了“倚帖创作”的观点,要求学生严格临摹古人碑帖,逐渐“倚帖”而有所发挥,形成自己的风格。

杨士林说,今天的人们喜欢谈创新,喜欢谈当今时代的风格,但文化艺术,特别是像书法这样传承久远的艺术,究竟怎么创新?当代的风格又是怎样的风格?面对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能给出清晰的答案。“不了解历史,没有历史的坐标,就无从谈什么创新,中华文字几千年变化不大,甲骨文摆在面前算不算创新?”而所谓“风格”也必须通过艺术史发展和淘汰,“风格要由后人来界定,实在不是一个口号或者振臂一挥所能造就的”。

艺术似乎是今天的热门词汇,人人愿意参与其中,书法似乎又成了最容易介入的领域。杨士林说,无论是书法创作,还是艺术品的鉴别,他都坚持一个“坐标系”的原则:在历史的纵向排列和当代的横向排列中,眼前的作品到底该在什么位置。“没有历史的眼光和比较、反思的意识,就很难认清自己,也很难认清别人。”

“当今,许多人无法认清艺术与权力的关系,无论是艺术市场还是品鉴作品,权力本位的思想仍然很重。但艺术自有它的规律,该淘汰的终归要淘汰,艺术的坐标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杨士林说。

以静养性,艺术之道本该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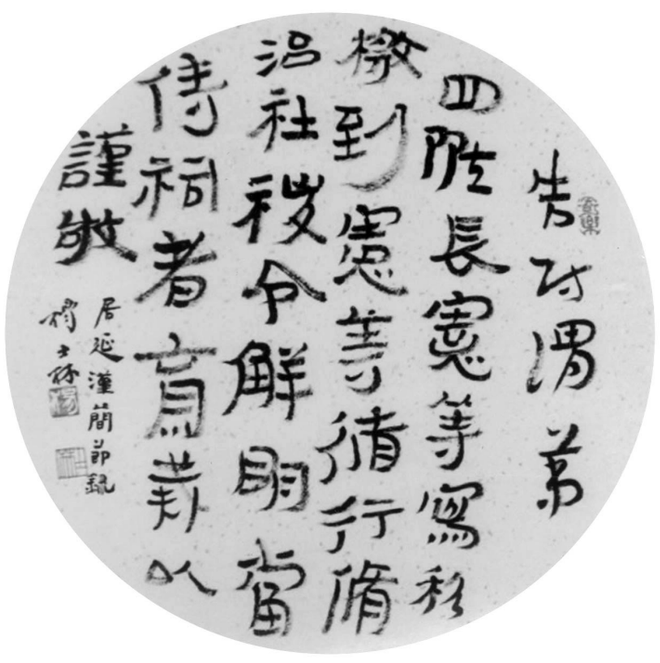
7年前,杨士林从安徽迁居北京,他说自己仿佛生活在艺术的“暴风眼”。“来北京让我减少了不得已的应酬,安静但不寂寞。”杨士林说,北京生活的另一个好处是自己可以时常到博物馆、美术馆,特别是一些拍卖活动的展览现场近距离接触古代经典,“这是在其他地方难得看到的”。

杨士林清醒地说,北京的另一面是诱惑多,各种活跃穿梭的“艺术家”,各种“天价”艺术品出现,对普通艺术创作者来说都是考验。

杨士林质疑说,许多人搞当代艺术,模仿西方,玩弄概念,最终因缺少本土的文化根基很难有长足发展;而搞“传统”的根基又怎样呢?杨士林认为,关键还是要踏踏实实反思和研究,从提高技法做起,“艺术界似乎有个50岁现象,有些人一种笔法、一类形象反反复复在画、在写,机械重复自己,没有了改变和提高的动力,给人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更为普遍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认识不到艺术创作的苦,似乎随随便便就可以出作品了,而且竟然还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颇有些“名利双收何乐不为”的劲头。“大批年轻人也蜂拥而至学艺术,学艺术本身不是坏事,但千万不要只看到表面的风光。真正的艺术终归还是寂寞之道。”

杨士林坦陈自己很清楚今天和自己当年的时代不同,要年轻人完全投入到书法或者某一门艺术中的确很难。各种压力、各种事务、各种诱惑……有了这些东西,怀揣各种功利的目的,丢掉了一个“静”字,也就逐渐忘记了如何反思,如何学习。

“踏踏实实读一些书吧,这只是我的方法……”谦和的杨士林微笑着说。



居延汉简节选 杨士林 书